



三色堇丛书

一个知青春与生命的故事

一个少年在康巴的传奇经历

越走越

荒凉

嘎子 著

故乡远在他乡
双亲不在眼前
那也不用悲伤
情人胜过亲娘

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情歌

重庆出版社

越走越荒凉

YUEZOUYUEHUANGLIANG

嘎子 著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越走越荒凉/嘎子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8

ISBN 7-5366-6802-3

I.越... II.嘎...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9212 号

三色堇丛书

越走越荒凉

嘎子 著

责任编辑 罗玉平

封面设计 向 洋

技术设计 费晓瑜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76 千 插页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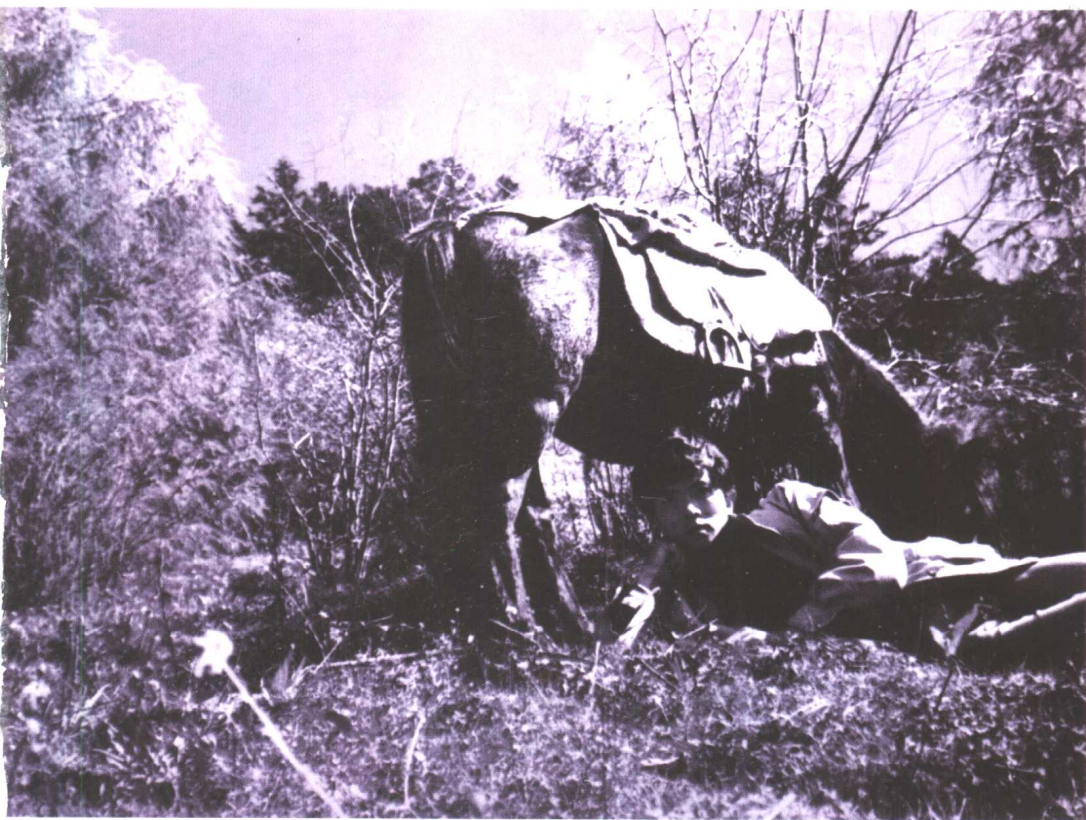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 -5366-6802-3 /I·1205

定价:22.00 元



青年作家 嘎子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关于青春与生命成长的小说。

下乡知青洛阳插队落户在藏族小寨子。在这里，他遇上了把他当亲儿子看待的藏族老阿妈阿意白玛、父亲一样严厉的多吉队长、在生活上给了他不少帮助的像哥哥一样的阿嘎。他与本地女知青美丽清纯的达瓦拉姆相知相遇，使刚刚步入生活的洛阳，感受到了灵肉相融的美好爱情，可是，面对空濛的人生理想，年少的洛阳第一次品尝到了惆怅的滋味。

达瓦拉姆成了公社小学教师。她认识了嘉措格老师，找到了她的真爱，希冀有一个可以终身停靠的港湾。在一个狂风四起的夜晚，达瓦拉姆为寻回偷偷溜进沼泽地套兔子的两个孩子，陷进了深深的泥淖里……

生性顽强的苗二，不惧权势，同心爱的姑娘翁姆私奔，流浪他乡……

作品以自传体的形式，以散文的笔法，描述了藏区多彩的生活，写出了作者对生活与生命的感悟。

目 录

第一章	父亲给我一支烟 \2
	深深的车辙 \6
	像贼一样爬车 \11
	柔软的马蹄 \19
第二章	一个哥哥 \28
	两个阿妈 \30
	三个拉姆 \36
	月亮仙女 \39
	生产队里斗地主 \49
第三章	搬进阿嘎的家 \54
	隐居的星光 \57
	卦师从天上来 \61
	神龛里的木匣子 \66
	卓嘎拉热 \70
	捨捌 \75
	冰崖 \79
第四章	穿过废墟 \83
	大金寺的故事 \88
	走进沼泽 \93
	温柔的泉水 \98
第五章	播种爱情的日子 \106
	苗二和甲嘎 \115
	雪山的影子 \118

目 录

	阶级斗争 \127
第六章	伤心的月亮 \131
	石头上的鱼 \137
	昨天的太阳 \140
	神圣的水葬 \147
	狼的黄昏 \151
第七章	木柴棒面条 \155
	壁画的灾难 \161
	树上有雾 \166
	逃婚 \170
第八章	马蹄落在田野上 \175
	霜土 \178
	两兄弟 \183
	画像 \186
	愤怒的血肠 \189
	无情的呼啸 \192
第九章	遍地阳光 \196
	仓央嘉措的歌 \200
	提琴的伴侣 \204
	男人和男人的对话 \209
第十章	宰牛 \214
	草场战争 \220

目 录

	达曲河的源头 \225
	掠热人的帐篷 \231
	俘虏 \235
	放生羊 \242
第十一章	新鲜血液 \250
	狗肉灾难 \255
	鬼火 \259
	丰收舞 \264
第十二章	哑子 \272
	乌鸦 \280
	声音 \284
第十三章	月亮之死 \289
	魂 \292
	第一场大雪 \296
	乞丐 \300
	老红军 \303
第十四章	肚皮里的阴云 \311
	冰人 \314
	新鲜的太阳 \317
	老知青 \322
	过藏年 \334
	走不出的荒原 \343

越走越荒凉

一个少年在康巴的传奇经历

故乡远在他方，
双亲不在眼前，
那也不用悲伤，
情人胜过亲娘……

——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情歌



第

章

父亲给我一支烟

故事是从两个男人开始的。

那时，我家中只有两个男人，我和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挂在墙上的黑漆镜框内，瘦削的脸颊老是做出种蒙娜丽莎式的微笑。母亲在那里快八年了，她走的时候，我刚八岁，入小学不久。母亲登着我家的这台漆色斑驳的蜜蜂牌缝纫机，给我做了个黄布书包，和一顶帽沿软塌塌的黄军帽后，就病倒了。我看着母亲抱着缝纫机咳得喘不过气，双眼吓人地一鼓，一股浓黑的血从嘴角淌了下来。我和姐姐都吓坏了，用毛巾揩干净母亲的血，问她话，她嘴唇在动，说的什么我一点也听不清楚。

姐姐急得在屋里转了几个圈，说要叫爸爸，便把吓傻了的我推

越

美

越

荒

凉

到母亲身边，跑出了门。

我看着母亲艰难地喘气，不知所措。我的泪水默默地顺着脸颊往下滚。

父亲回来了，他大吼一声，肯定也快急疯了，抓紧母亲的胳膊小心地背在背上，说快去医院。父亲个子不高，人也很瘦，可那天他的力气却出奇地大，背着母亲爬坡上坎朝医院疯跑，气也不喘。

我跟随着出门，手里拿着母亲掉下的一只布鞋。父亲叫我守家，我只好站在街边，看着他们远去。母亲瘦小的身子驮在父亲的背上左右摇晃，那是母亲留下的最后身影，一件洗得发白的老蓝布罩衫，背脊处浸透了汗水。又一只布鞋掉在了街上。

我抱着一双布鞋坐在门坎上，午后的太阳洒在门前，溅起蓝焰焰的光。有群鸦雀在屋外的老杨树上吵得人心烦，树脚堆满了发黄枯脆的树叶。

几天后，母亲回到家中时，只是一张镶着黑边框的遗像。那是一九六八年八月，我守着母亲的遗像冷冷清清地度过了八岁的生日。

姐姐是第二年下的乡。母亲死后，她要照顾父亲和我，没去遥远的地方插队，就下放在附近的龙泉村。不坐车，走半天路就到家门口。姐姐一星期回来一次，背着满背筐新鲜的蔬菜，有时，还捎带些刚摘下树的苹果梨子，叫街坊邻居都来尝。姐姐爱笑爱唱，嗓音很甜，就是个头矮了点，不然军区文工团早选他去演李铁梅了。可她依然爱笑，讲些农村里的趣事，让我们也陪着她笑。她对我说：“弟，你高中读毕业后，要下乡就下我那儿。那里的贫下中农可好了，姐姐也可以照顾你。”

我嘴一瘪，说：“到你那儿，等于没出家门。我要走，就走遥远的地方，一个你想都想不出的地方。”

那时，我们这座四川最大的城市是灰色的，像烟囱里冒出的灰烟，使人憋气。我真的向往遥远的地方，那里的天是透明的，云彩白

得像刚挤出的牙膏，星星像闪光的雨点。骑在马背奔驰在辽阔的草原……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初中刚毕业，闷在家中等高中的通知。

那天，父亲很晚才回到家中。父亲常常回来很晚，眼中布满红色的血丝，很疲惫地躺在床上，电灯也不开，躺在黑暗中一声不响地抽烟喝茶，屋中弥满了辛辣的烟雾。父亲回来晚，是给单位的领导起草会议发言稿。那时，到处都在革命，会议就很多。父亲是单位的一支笔，写东西的事就全落在他瘦削的肩上。

父亲摁亮电灯，把睡梦中的我推醒。

“嘎儿，”父亲这样叫我，坐在床铺边，习惯地把兜里的烟掏出来，扔在桌子上。“起来，陪我坐一会儿。我有事想和你商量。”

我揉着惺忪的眼睛，说：“我想撒尿。”

我就坐在父亲的对面。父亲仔细地看着我，伸手把我眼角的眼屎掏了出来，弹在地上。父亲拿起桌上的烟盒，是黄铜皮的烟盒，上面雕有很精致的北京天坛。父亲常常用手掌磨擦它，它浑身金子似的铮亮。父亲打开烟盒，抽出一支烟，在铜盒上戳了戳，递给我。

我没接，身子往后缩着，说：“我从不抽这个。”父亲笑了，说：“嘎儿，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常常偷着在抽。”

我脸像有火燎过，很烫。

父亲说：“抽吧，大人都抽这个。”

我红着脸说：“爸，我真的不会抽。”

父亲又哈地一笑，把烟头揉得很松，眼睛眯成一条缝，望着我。父亲的眼光像刀一样的利，好像要在我的额头前剃个洞，把里面的秘密一把一把地往外掏。父亲说：“你姐前天回来，洗你换下的衣服，从你衣兜里掏出一大把烟丝。那天，我看着就火冒，真想揪着你的头发狠狠扇你两耳光。”

父亲把烟吸燃后，递给我，看我还犹豫，便咧开嘴笑了笑，嘴唇上还沾着烟丝。父亲说：“吸吧，今天是我叫你吸的。”

我接过烟，疑惑地望着父亲，烟头上的灰粉一串串地掉在我的脚下。我望着父亲肯定的目光，怯怯地吸了一口，像塞了满口的干辣椒，喉咙上都在冒烟。父亲看着我把那口难受的白烟艰难地吐出，才说：“好了，从今天起，你就是个大男人了。”

我不知父亲为什么这样说，把那支使我难受得想呕吐的烟扔到地上，伸脚踩灭。父亲又捡起来，吹干净上面的泥土，小心地放回烟盒。

父亲说：“我今天在知青办给你报了名，你就不读高中了。”

我说：“随便。”长长打了个哈欠，一副想睡觉的样子。父亲拍拍我的脸，说：“你别做出副什么都不关心的样子，这可是你的前途呀！”

我埋着头，咕噜着：“反正我不到姐姐那儿插队。”

父亲说：“你姐姐那儿想插还插不进呢！你还这么小，下远了我又担心。我给知青办朋友说了，他们会给你安排个好地方的。”

我说：“下得太近了，我还不如读完高中再争取读大学。”父亲甩甩头，说：“娃呀，你不想想，现在推荐上大学，都得干两年以上的知青。你先下乡，两年后，他们高中毕业，你已有两年的知青生活，谁来和你争上大学的名额？你想读高中，现在的高中又能学些什么？学交白卷？学生与老师一起大批判？”我那搞过财务工作的父亲，真能打一手漂亮的算盘。

父亲有些得意了，又掏出烟盒，把我吸过的那支烟叼在嘴上，问我想不想吸。我摇摇头说不想。父亲说：“我像你这么大，已经参军了。那时也下乡，搞土改，还打土匪。我从没怕过。”

父亲滔滔不绝地讲他的过去，我什么也听不进去了。瞌睡早已把我击倒了，我迷迷糊糊来到一片沙滩，太阳把沙滩烤得很烫。我就躺在暖烘烘的沙滩上，让五颜六色的梦从我眼前鸟儿似地飞过。

几天后，父亲告诉我，知青办已定了，我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插队，那地方父亲也没去过，是红军长征去过的地方，在历史

书上能翻到，北上抗日的红二、四方面军曾在那里伟大的会师，朱德与贺龙都曾驻扎在那里。父亲问我：“那么远，敢不敢去？”我说：“越远越好，这家都让我住出霉味来了。”我的话父亲肯定很不高兴，他没说话指责的话，只是摇头叹息，说：“你妈妈死后，我没带好你们。你们长大了，路靠你们自己去走了。”

我说：“爸爸，我什么都不怪你。”

父亲说：“没怪就好。这次知青办只接受了你一个去那地方的知青。是我的朋友帮忙争取的，一个知青去那儿，人家会当作宝贝，今后你想招工招干和读书，都没谁与你争。”父亲还给我找来了地图，商量去那儿该怎么走。

父亲又给我递了一支烟。我把烟还给父亲，说我根本就不会抽这玩艺儿。父亲不信，又把姐姐给我洗衣服，从兜里搜出的那把烟丝提来说：“男人长大了，吸点烟算不了什么。可一个男人要为自己做的事负责，做了，就要承担责任。”

我爬到床脚下，抱出一个纸盒，递给父亲说：“我为你收集的烟蒂，都快存满一盒了。我想把它撕成烟丝，再给你做个烟斗。”

父亲捧着我为他收集的烟蒂，眼圈红了，坐在木凳上很久都没说一句话。我把一杯热茶端给他时，他才说：“你真的长大了。”

一星期后，我的同学们都走进了高中的大门，而我却孤伶伶地背起沉重的行李，来到长途汽车站。父亲没来送我，他三天前就派去下乡搞社会主义教育去了。他叫我到了生产队，一定给他写封信。

深深的车辙

坐了两天的车，到了高原上的第一座小城——康定。

越荒凉

一路上都在睡觉。我想自己坐车睡觉的毛病就是在那时养成的。车一晃，脑袋就同马达一起嗡嗡响，人成了一只空瓶罐，在车上摇摇晃晃，啥都不知道了。翻二郎山时，让我兴奋了一下。我第一次看见了满世界都是雪，山上树上石头上。公路上的雪让车轮压成了硬梆梆的冰板，大车小车，轮上都套上了防滑的铁链，轧在路上，一片哗啦啦地响。上山时，云更稠了，把山谷沟壑填得满满的，车像要飘起来，轮不沾地行在茫茫云海。我把知青办发的军棉大衣裹得紧紧的，身子还冷得不住地抖。旁边的一位老人看着我笑，然后望着窗外，哼起了那首关于这座山的悲壮的歌。

二呀二郎山，
高呀嘛高万丈……

我看见，唱这首歌时，有泪花在他发红的眼眶内闪。

我周围的人也兴奋了，有人不停地念六字真言：哦——嘛尼叭咪哄……

我站起来，四处望望，一座座巨人似的高山迎面撞来，碎了散开了就成了一片片白茫茫的云海。我一激动，把毛主席的《沁园春·雪》高声朗诵：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有许多人跟着朗诵：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我一兴奋，便对所有的人哈哈大笑。

老人问我：“第一次来高原？”

我点点头，说：“我在省城，连山都难得见。哪有这么好的雪。”

老人很平静，说：“你应该少说话，少动。第一次来高原都会有高山反应。别看你年轻，精力旺，反应起来说不定会要了你的命。”

我说：“有这么厉害呀？”

他一脸的沧桑，冷哼了一声，说：“上个月进去的新兵，在新都桥兵站时还快乐得蹦蹦跳，可第二天便倒了一大片，浑身瘫软没力

气,有的还吸着氧气。”我又伸伸舌头,说:“天呀,有这么厉害!”

我深吸一口气,冰凉的空气吸入胸腔,清爽极了。我没有任何高山反应,我真想蹦出去捏几个雪团。

车一拐,便下山了。路很烂,车是跳着舞往前冲,人浑身的骨头随着车的零件一起抖颤。我的脑袋又嗡嗡地响起来了。老人在给我讲话,讲高原的事,我一句也听不清,昏沉沉地靠着椅背,直到进了康定城。

下了车,我感受到了高原的冷,剔骨剜肉、凝血为冰的冷。风太大了,卷着黄沙漫天飞舞,张张嘴,牙齿缝隙里都塞满了沙粒。康定是一座生在情歌中的城市,会说话的人都会唱那首情歌: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那时,街道两旁是一溜的木板房,在顺着风倾斜。几乎家家门前都堆着烧柴和两轮架子车。街面刚铺了柏油,太阳一晒,便发出难闻的恶臭。康定的太阳很亮,强烈得像碰撞的电光,可射在身上却感觉不出热气,凉乎乎的,只一会儿裸露的手膀便烤出了一团团白皮屑。

站在康定狭窄的街上,我差点惊呼起来,我终于看见了地地道道的藏族人,穿皮袍的、穿呢绒袍的、穿长裙的,露出强壮油亮手膀的,挂着红红绿绿珠串的,披散头发的,用五色丝线扎着辫子的……。男人威风如古代勇士,女人美丽如画上的仙女。我想,我就要同他们一起生活了,我也会穿着皮袍,挂着腰刀,威风凛凛地骑在膘壮的马上。

到甘孜县城的车一星期才一班,算算时间,我还得等几天。可去甘孜的车票要二十多元,花了它父亲给我的钱就没剩下多少了。我想等等看,能不能搭上不花钱的便车。

我在街上东游西逛,想找一家价格便宜的旅馆。这么冷的天,我不敢睡车站。在街上,我感觉到有人在背后跟着我。我走他走,我停他停。我想是遇上了歹人,便从兜里掏出了水果刀,捏在手中壮胆。



越荒凉

我猛回头，那人也惊得站立不动。他瘦削的脸朝向我，很不自然地笑笑，手放在腰带上像在掏什么东西。我拿起水果刀，故意在脸上刮刮，在耳朵上晃晃。他张大了嘴，一耸肩躲进了人群。我哼了一声，捏着刀拐进了附近的一家小旅馆。

店老板是个围着五色条块花呢裙的藏族老阿婆，头发花白，却用五彩丝线挽成辫子围在头顶。阿婆很和善，提着钥匙给我引路，听说我是去甘孜县插队的，便喷着舌头说：“那么远的地方，你爸爸妈妈会让你去？”我说：“是我爸爸给我报的名。”她说：“那地方海拔比这里高，出气都困难，又吃不上白米饭，你能习惯得了？”

我只有笑笑。

她给我开了一间屋子，说这里也住着个去甘孜插队的知青，你俩可以作伴。

我放下行李，洗漱完毕，刚想出门找点东西填肚皮，那另一个知青便出现在门前。我望着他，惊得差点吼出了声。

“是你？”

“是你！”

那家伙正是在街上尾随着我，让我疑为歹徒的那个人。

“你是去甘孜的知青？”我问。

“你也去甘孜插队？”他说。

他进屋，仰着头一副很高傲的样子，坐在床铺边，哗啦一声从床下拖出一个包。他从包里掏出一把藏刀，银鞘上雕着很精美的花纹。他抽出锋利的刀，扔到桌上。我知道他是在报复我刚才向他比刀示威。

我说：“刚才你跟踪我，真把我吓坏了。”

他笑了一下，说：“一人出远门，是得小心一点。”他告诉我，他是去年到甘孜插的队，已快一年了。他的家就在离康定城十多里地的毛纺厂，他的父亲母亲都是纺织工人。

他听说我在等着买去甘孜的车票时，便笑得在床铺上翻滚，坐